

# 科幻是一种希望

严锋

正月初一，我去看了《流浪地球》。当制作人员的字幕放完，影院的灯光亮起，周围有几个人还在啜泣，这是我这些年来看电影从来没有遇见过的场景。从影院出来，我思绪翻滚，难以自己。我想到了中学时代“向科学进军”的口号，同学们对郑文光、童恩正、叶永烈这些科幻作家的迷恋。我想到了邱岳峰和他主演的《珊瑚岛上的死光》，那是他的绝唱，也是很长时间内仅有的一部国产科幻电影。我想到了上世纪80年代中国科幻的突然沉寂，90年代《科幻世界》的艰辛耕耘，新一代科幻作家的默默蓄力。

我还想到了《文汇报》。进入新世纪，我开始接触到刘慈欣的作品，当时非常激动，那种感觉至今还记得非常清楚，就是中国科幻有救了。我写了一篇介绍刘慈欣作品的文章，叫《新希望》，发表在2003年3月的《文汇报》上。这个标题是套用了最早的《星球大战》的副标题，意思是刘慈欣就像影片中的天行者卢克，给人们带来新的希望。文章在最后说：“从《流浪地球》《微纪元》到《超新星纪元》，这个世界已经卓然成形，日趋丰满。对刘慈欣，我们有大希望。”这大概是国内报刊上提到《流浪地球》的第一篇文章。16年过去，刘慈欣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中国科幻天翻地覆，换了人间。这次的贺岁片《流浪地球》气势如虹，口碑爆棚，票房已破30亿。如果说刘慈欣把中国科幻提升到世界水准，那么这部电影是把中国科幻电影的工业制作提升到世界水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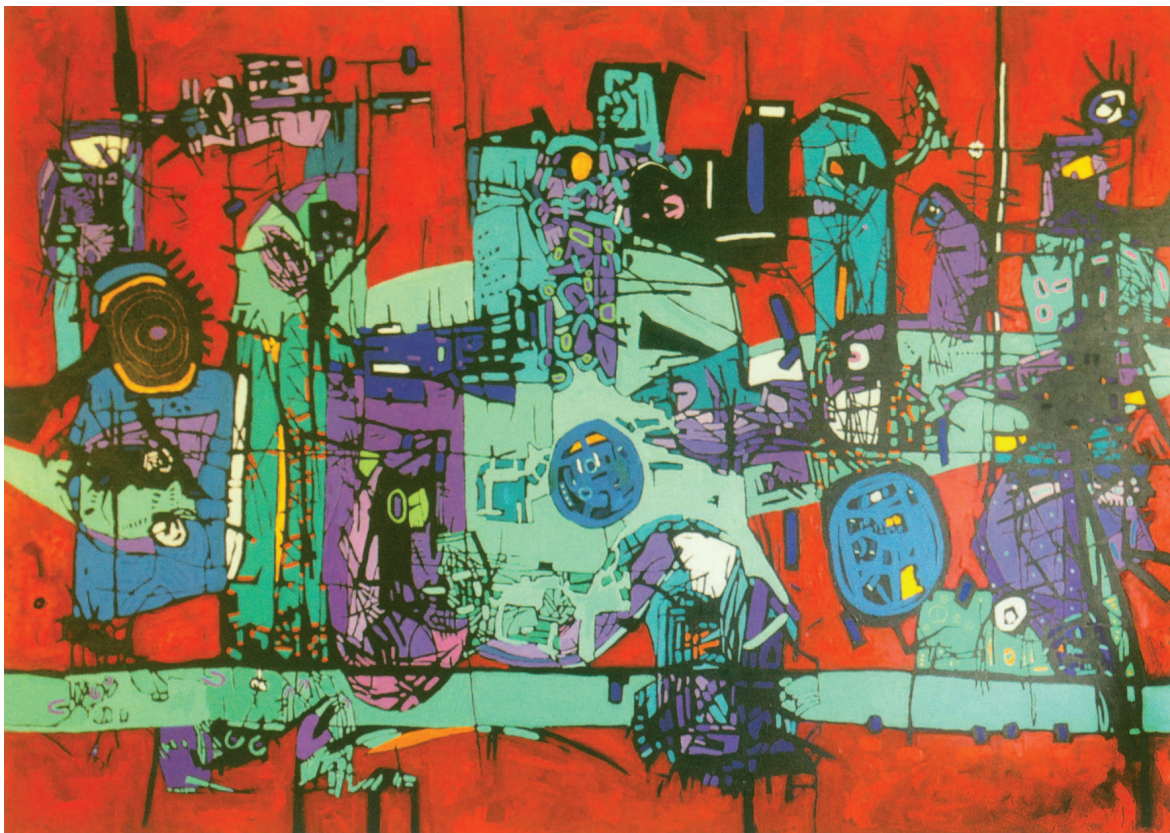
影片中的情节其实与小说原著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其世界设定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原著，整体画面、氛围、节奏忠实再现了刘慈欣的美学风格：宏大、厚重、冷峻、残酷、精确、坚硬。同刘慈欣的许多作品中一样，人类面临空前生存危机，太阳氦闪在即，气候剧变，大气层逐渐消失，冰川融化，世界版图重绘，地球被一座巨大的行星发动机改造成一艘诺亚方舟。在这基础上，影片绘制了一个个栩栩如生的场景：空间站、地下城、补给站、点火中心、大型载具……各种视觉奇观扑面而来，毫无间断。这些奇观最震撼的地方不在于它们是如何地奇特陌生，而在于它们陌生之中的可辨性。在地下城的电梯接近地表的时候，我们随朵朵的眼光看到了劫后残存的国贸大厦、招商大厦、央视大楼。在后面的路上，我们看到了金茂中心、环球金融中心、东方明珠。我们



看到了这些地标的另外一种样态，另外一种可能。对这种可能性的惊鸿一瞥，正是文学艺术的精髓所在。你可以理解为警世恒言，风月宝鉴，也可以用鲁迅《墓碣文》的一段话来引证：“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

2011年，哈佛大学王德威教授在北京大学做过一个名为《从鲁迅到刘慈欣》的演讲，以福柯的“异托邦”观念来诠释刘慈欣的科幻世界，并把他放在从鲁迅开始的中国现代文学不断突破自身的想象空间的传统上。异托邦是一种处理危机的空间设定，这个空间是被隔离的却又是被需要的，折射一个社会的欲望或恐惧，与主流权力形成既共生又距离化的微妙张力。我们马上就能看到：《流浪地球》就是一个巨大的异托邦。这是我们最熟悉的地球，又是我们无比陌生的地球，这个另类的地球让我们戒惧警惕，重新审视自己与环境的关系。

有人可能会把刘慈欣与鲁迅相比较不以为然，其实他们之间的潜在渊源可能超出我们的想象。从某种意义上，鲁迅也是中国科幻小说的先驱之一。他早在1903年就翻译了法国科幻作家凡尔纳的《月界旅行》，对“科学小说”的启蒙意义寄予厚望，认为“故苟欲弥今日译界之缺点，导中国人以进行，必自科学小说始”。鲁迅的《故事新编》，按照今天的定义，也是可以归入科幻的范畴的。可惜的是，科幻小说在五四以后道路曲折，命运多艰。鲁迅若能知道今日《流浪地球》的爆款，也会十分欣慰吧。鲁迅的风格是冷峻的，他不是一个盲目的乐观主义者，对未来的“黄金世界”充满了疑虑。刘慈欣的“黑暗森林”法则可以视为这种“多疑”的思维



伟大的梦想（布面丙烯）  
安德烈亚斯·汤布林 [英国]

## 那些无处安放的情感，终被收容于《流浪地球》

陈沐

进入放映厅时，我迟到了几分钟。满屏世界末日的画面，观众席坐满了人。那天是大年初一，大家在手机里密集地收发着关于“平安健康、吉祥如意”的祝福，然而一转头，都纷纷跑到电影院里，迫不及待地体验一场虚拟的、盛大的灾难和流亡。

年前归乡，在公交车广告栏里看到《流浪地球》的海报，记得高中时看过同名的科幻小说，于是回到父母家中翻找。虽然他们搬了新家，但是居然还为我保留了高中时看过的《科幻世界》。很快找到了：2000年7月，当时内文还是黑白的……我对科幻的兴趣在高中毕业之后戛然而止，但终究还是买了一张电影票——为了给年少时的自己一个交代。

出乎意料的是，电影精准而密集地击中了我，导致我几乎从头哭到尾……记得以前看那篇小说时，并没有强烈的情绪起伏，更多是感到寂寥和空虚。走出影院缓了缓，慢慢明白创作者的意图——这并不仅仅是一部为大众的科幻爱好者圆梦的电影，而是凭借科幻的加持，来理直气壮地呈现那些在人们心中暗流涌动、却鲜少出现在以往影视作品里的情感 and 情绪。

比如，上海17岁的女高中生詹林，刚刚摘取丘成桐中学科学奖（生物）金奖。她利用生物、物理、医学、数学以及服装设计等领域的知识，挑战权威，

改写了烧伤康复的标准疗法。然而在国产青春题材电影里，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样的女孩。青春片往往就聚焦于校园恋爱，如果没有堕胎情节，就可以称为业界良心了。

在《流浪地球》里，中国年轻学生终于以一种更为正面的身份出场了。在危急时刻，有人灵光乍现，有人细化执行方案，有人分配任务，有人积极联络海外高人，有人发布即兴演讲从而召集了各国的救援力量……在和平年代，他们是看起来心不在焉、吊儿郎当的中二少年，然而在关系人类存亡的重大时刻，那些年轻得发光的脸上，分明写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写着“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原来那些古老的言辞和精神，一直都在我们的基因里，时机一到，就会自动被点燃和复活。感谢刘刘，我们终于有了属于青年人的第二的精神燃料。

击中我的第二点，是成年后的父子关系。国人表达感情的方式较为内敛，而男性又更甚于女性，因此父子之间大概率会建立一种最为沉默的亲情，所谓父爱如山。如果在成长的过程中有一些无法和解的往事，那么父亲甚至会成为一座终年不被造访的雪山。多年之后，当儿子也处于父亲当年的处境，他也许会慢慢理解自己的父亲，但是这种理解并不足以融化掉多年积累下来的冷淡与疏离。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鲜少有戏剧化

方式的宇宙升级版。《流浪地球》作为贺岁片，删去了剧本原稿中一些更为沉重的段落，但是那种严酷冷峻的基调依然随处可见。地球上只有一部分人能够进入地下城居住，这个资格是通过抽签的方式来获取，这是公平的，也是残酷的，刘启的妈妈就是因此失去生存的机会。这样的伦理选择，在刘慈欣的作品中屡见不鲜，但是在以往的中国文学和电影中还罕有先例。

但是，刘慈欣和鲁迅一样，并没有放弃对人类的希望。《流浪地球》包含了刘慈欣作品中的最核心的一些母题，他坚信人类必须走出太阳系，就像当初必须走出非洲，必须经过大航海和殖民时代，这样才能获得新的生存空间，避免毁灭，不断进化。人类的未来是星辰大海。但是，你首先得具有这种意识，这就是科幻的意义。而且，你还得让这种科幻让更多人知道，这就是电影《流浪地球》的意义。

为什么大家对科幻越来越感兴趣呢？其实人一直喜欢幻想，所以有神话、宗教、文学。但是人又满足于幻想，渴望真实。人越来越理智成熟，从前的幻想已经无法满足现代人的精神需求，所以人一直在寻找幻想的新形式。在今天，这种新的幻想形态已经卓然成形，那就是科幻。从前人信神，现在人信科学，两者的共同点是都能给人提供安慰和希望，但科学的安慰和希望比从前的神更加真实可信，从这个意义上，科学不但是现代的神，而且比旧神更加威力强大。科幻就是科学神话的最佳载体，那就是科幻。

关于科幻的这个意义，刘慈欣早在1999年的一篇文章《SF教——论科幻小说对宇宙的描写》中就写到过。人是

需要一些精神、安慰、寄托、超越的，这在科幻小说中可以体现为永生、穿越、精神上传、地球流浪……这听上去好像是要打回旧神话的老路，其实是旧瓶装了新酒，这就是科学。要知道科学在今天也正在变得越来越神奇，比如超弦理论告诉我们宇宙有11个维度，电脑可以打败最优秀的国际象棋手，全世界的很多实验室里很多科学家正在孜孜不倦地开发长生不老药。一句话：科幻正在变得越来越现实，现实正在变得越来越科幻。在这个新的神话中，科学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它提供了信仰和希望的实证性基础。这也是刘慈欣和《流浪地球》为什么那么受欢迎的核心密码。刘慈欣写的是硬科幻，他能以最疯狂的想象与最前沿的科学无缝对接，并用高密度的细节把这两大板块铆牢，这是他难以被别人复制的长项。

我很高兴中国科幻选择了刘慈欣，选择了更为坚硬的科幻类型，也很高兴中国观众在这个春节选择了《流浪地球》，这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可以想见：在这之后，一窝蜂跟进的从业人员会有很多，他们未必能轻易超越刘慈欣已有的高度，但是如果保留一些对科学和细节的尊重，我就很满意了。楼搭得越高，地基就越需要坚实。幻想飞得越远，支撑幻想的逻辑也需要越坚实。我们太需要希望了，也太需要科学了。

在电影《流浪地球》开头地下城的课堂上，班长像留声机一样回放着老师需要的答案：“希望，是我们这个时代像钻石一样珍贵的东西。”朵朵吹着泡泡糖对此不屑一顾。但是，来到地上的世界，经过了残酷的旅途，身历了毁灭与死亡，朵朵终于理解了希望的意义。我们也理解了科幻的意义：科幻是一种希望。

比不违农时、恪守农时更重要的，是制定农时、颁布农时节令。如果说颁布农时节令，肇始于《周礼·春官》“颁布朔于邦国”，周天子向天下诸侯颁布天文年历，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象征；那么，观察气象，取证物象，制定农时就是一项国家重大课题研究了，并且是一块难啃也得啃的硬骨头。

据《尚书·尧典》记载，尧帝“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这属于国家重大委托课题，由羲和与和氏牵头，有羲仲、羲叔、和仲、和叔等人参与，组成课题攻关研究小组，分别在国境东西南北四个极点处设立观察站点，然后蹲守其中，长期观察，不间断观察，斗转星移，不离不弃，最后归纳总结出岁时节律。当观察记录和课题成果呈报上来，尧帝喜不自禁，都有点把不住了。“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哦，点赞点赞！你们这个羲氏与和氏课题组干得漂亮！根据观察测定，一年有三百六十六天，我们决定采用闰月的办法来划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从而构成年岁概念。年年岁岁，周而复始，百官昭明，万邦协和，天下一家，百子时雍。

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远古社会，观察气象运行规律几乎是一件常人不可想象的科研任务。白天用日晷记录太阳运行轨迹，夜晚需要观察天空星象，平时还要时时刻刻注意旁证四时物候变化。无论是计算阳光日脚，还是夜晚观察星象，都不可能在繁华的街市去完成，必须选择人迹罕至的偏远之地。尤其是观察星象，那是田野作业加夜班，寒来暑往，通宵达旦，最需要专心致志，心无旁骛的敬业态度、专业精神。人有多纯，心有多静，神有多专，灵有多显。这个课题组所选择的观察地点，所谓阴历易谷、南交、昧谷、朔方幽都，估计每多就一口枯井。只有坐井的意志，才能观

天。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远古社会，观察气象运行规律几乎是一件常人不可想象的科研任务。白天用日晷记录太阳运行轨迹，夜晚需要观察天空星象，平时还要时时刻刻注意旁证四时物候变化。无论是计算阳光日脚，还是夜晚观察星象，都不可能在繁华的街市去完成，必须选择人迹罕至的偏远之地。尤其是观察星象，那是田野作业加夜班，寒来暑往，通宵达旦，最需要专心致志，心无旁骛的敬业态度、专业精神。人有多纯，心有多静，神有多专，灵有多显。这个课题组所选择的观察地点，所谓阴历易谷、南交、昧谷、朔方幽都，估计每多就一口枯井。只有坐井的意志，才能观

天。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远古社会，观察气象运行规律几乎是一件常人不可想象的科研任务。白天用日晷记录太阳运行轨迹，夜晚需要观察天空星象，平时还要时时刻刻注意旁证四时物候变化。无论是计算阳光日脚，还是夜晚观察星象，都不可能在繁华的街市去完成，必须选择人迹罕至的偏远之地。尤其是观察星象，那是田野作业加夜班，寒来暑往，通宵达旦，最需要专心致志，心无旁骛的敬业态度、专业精神。人有多纯，心有多静，神有多专，灵有多显。这个课题组所选择的观察地点，所谓阴历易谷、南交、昧谷、朔方幽都，估计每多就一口枯井。只有坐井的意志，才能观

天。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远古社会，观察气象运行规律几乎是一件常人不可想象的科研任务。白天用日晷记录太阳运行轨迹，夜晚需要观察天空星象，平时还要时时刻刻注意旁证四时物候变化。无论是计算阳光日脚，还是夜晚观察星象，都不可能在繁华的街市去完成，必须选择人迹罕至的偏远之地。尤其是观察星象，那是田野作业加夜班，寒来暑往，通宵达旦，最需要专心致志，心无旁骛的敬业态度、专业精神。人有多纯，心有多静，神有多专，灵有多显。这个课题组所选择的观察地点，所谓阴历易谷、南交、昧谷、朔方幽都，估计每多就一口枯井。只有坐井的意志，才能观

住进一处小院，结缘一片菜地，时节在流转，生命有轮回，我得以重新体验感悟传统文化中的学术精神。

第一次种香莴笋，春天温暖，雨水充沛，土地肥沃，小苗茁壮成长，转眼之间就窜到近一米高。赶紧砍倒了，准备凉拌着吃呢，发现尴尬啦——怎么这莴笋长得像竹笋，大拇指粗，细长细长的窈窕身材，只长个子不长肉，让人无法食用呀。我怀疑是否遭遇转基因了，拍下照片，上传互联网请教有关农业专家。多种因素排除后，正确的结论是我种莴笋的时节错了。江南地区莴笋需要春节前移栽，活棵之后，经过冬季寒冷时段，让它蹲窝坐棵，横向发展，然后春季来临，拔节生长，香莴笋才会长丰满细嫩的肉质。由此，我领略到，在纯粹自然环境下，时节对于农业生产有多么重要。

朱鸿召

稍后，我又遭遇一次种植花菜的难堪。原来我们食用的花菜，就是番芥蓝的花蕾，属于十字花科植物，自然生长环境下为两年生草本，花球形成要经过低温春化阶段，其叶丛生与抽薹开花适宜温度在20-25℃，超过25℃就难以形成花球。我在清明时节种植的花菜，蓬蓬勃勃，日新月异地疯狂生长着，眼看着抽薹了，眼看着结薹了，又眼看着分枝了又出了，节节攀高，你追我赶，根本没有花蕾内敛收紧的时候，也就根本没有形成花菜的样子，而是马不停蹄，不加稍息，猛然间就长成半人高的一地菜丛，有如绽放的烟火，呼啸的礼花。我站在菜地边，四顾茫然，束手无策。

生活在现代化的城市边缘，种不好莴笋，长不成花菜，生活并无大碍，我可以就近到菜市场或超市里去购买。遥想千百年前农耕社会，自给自足自然经济，耽误农时，定会导导致一季减产歉收或绝收饥馑，甚至带来一个时代和社会的反弹。所以，先秦诸子中时常可以听到“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的谆谆教导。

时节，中国农历二十四节气，其实是立足于北半球中国中原大地，观察测量计算出地球自转，以及地球与太阳、月亮和银河系星象公转运行规律，总结概括出的一套时间概念体系。这是中华农耕文明赖以生存发展的一个坐标系统。与游牧文明、航海文明的流线性格不同，农耕文明重土重迁，有着深厚的家园意识、家国情怀。中华文化是从土地里慢慢生长出来的，沐浴着阴阳五行的阳光雨露，遵循着天人合一的运行规则，其最高生活境界是唐诗宋词，其最高生命境界是寿终正寝。从某种意义上说，没有时节就没有农业，没有农历节气就没有农耕文明。

如果颁布农时节令，肇始于《周礼·春官》“颁布朔于邦国”，周天子向天下诸侯颁布天文年历，是一种政治权力的象征；那么，观察气象，取证物象，制定农时就是一项国家重大课题研究了，并且是一块难啃也得啃的硬骨头。

据《尚书·尧典》记载，尧帝“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这属于国家重大委托课题，由羲和与和氏牵头，有羲仲、羲叔、和仲、和叔等人参与，组成课题攻关研究小组，分别在国境东西南北四个极点处设立观察站点，然后蹲守其中，长期观察，不间断观察，斗转星移，不离不弃，最后归纳总结出岁时节律。当观察记录和课题成果呈报上来，尧帝喜不自禁，都有点把不住了。“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哦，点赞点赞！你们这个羲氏与和氏课题组干得漂亮！根据观察测定，一年有三百六十六天，我们决定采用闰月的办法来划分春夏秋冬四个季节，从而构成年岁概念。年年岁岁，周而复始，百官昭明，万邦协和，天下一家，百子时雍。

如此说来，坐井观天应该还有另外一种解释。那是北方地区井水干涸，尤其是地势偏高的陕北黄土高原上的枯井、西北荒漠里的地窖子，干爽温暖，地理位置合适，是可以功能转换，废物利用的。可是，坐井观天的常态语义是贬义词，形容井底之蛙，目光短浅。这可能缘起于喜欢正话反说的杠精庄周之幽默。他熟悉楚国南方的水井，《庄子·秋水》寓言言井底之蛙与东海之鳖谈人生快乐，引出海水大乐与井水小乐的概念。后来，韩愈在其《原道》中拾庄子之牙慧，称“坐井而观天，曰天小者，非天小也”，完全在否定意义上使用同一概念。再后来，沿袭成风，坐井观天就衍变为一个贬义成语被使用着。特别是近代以来中国落后挨打，住在世界还要走向世界，时时时刻刻告诫自己，不能自以为是，不能故步自封，要开阔视野，努力追赶西方世界。一个纵身奔跑着的时代社会，哪里顾得上水井与枯井之辨别，更遑论枯坐与冥想啦。

井水河水，天水相通，与海相连。比海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辽阔的是人的心胸。一个人，一个时代社会，其文明教养的程度，往往就在于其心理的定力，心灵的魅力。当经济社会发展由体量增加转入质量提升阶段，无论是中国创造、中国制造、中国建造，都迫切需要精益求精，凝心聚力，定点突破。这不是简单的技术问题，而是技术背后的文化问题，人文精神问题。我们有必要重新领会并激活坐井观天的专业精神，科学精神，大国工匠精神。



「文汇报笔会」  
微信二维码